

《诗漫注》

道小魔头大

很多意象，并非肉眼可见，乃是心眼可见。对于这种意象，真正有心眼的人，一望而知。没有心眼的人，便会以为是人家凭空想象、信口开河，于是认定了，自己也可以凭空想象、信口开河、获取周围人的钦羨和仰视。

文人墨客的诗意、文笔，往往也出于此种能力。有人的确是有这方面的灵气，更多的人是依葫芦画瓢的有样学样。玄奘法师自己以前洋洋自得的文学才情，他不知道，往高深境界走下去，竟然也会通脉开穴、也会演变成高深的法力。因为不知道，就沉溺于片面的才情，误入歧途。

情中有善、通向高贵，情中有恶、通向粗鄙，在欣赏明

媚春光中的玄奘，莫名其妙的，忽然一抬头，发现眼前就冒出一座高山来，此山之高大，甚是吓人，远望着与天相接。那么，应该就是“接着青天，透冲碧汉”的吧。不行，作为老大，我得抓住机会，向徒弟们发表发表高论，三藏扬鞭指道：“悟空，那座山也不知有多少高，可便似接着青天，透冲碧汉。”

可是 EQ 依然不高的猴哥，一点都不给面子，冷眼加冷言：“古诗不云：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。但言山之极高，无可与他比并。岂有接天之理！”老孙口中这首古诗，据查乃是北宋名臣寇准在七岁时所作《咏华山》

“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。举头红日近，回首白云低。”此诗一方面极言华山之高“举头红日近，回首白云低。”一方面首先说明，再高的山，也是在天之下，没有山峰可以与天相齐的。乾坤各自广大，但并非一个层面的事物。诗中明确表达着天尊地卑的秩序感。

无疑，按照纯粹文学的观点来看，玄奘的话儿，算是很有想象力。起码，在文青们眼里，他的想象力足够。但是失去真正宇宙结构框架的这种想象力，完全沿着感官直觉进行线性扩展思维的这种想象力，跟牛顿时空体系观本质上是一回事。物质数量的变化，一定会引起时空结构的变化，这个本质，是完全不符合人类感官知觉的。

悟空的话，让玄奘很尴尬很窝火，心里不痛快、闷声不说话。然而悟空的话引起了八戒的好奇心，八戒道：

“若不接天，如何把昆仑山号为天柱？”不管有时如何不堪，老猪还是曾经颇有见识的人儿哩，清楚知道，昆仑山对于修行人的重要性。

孙悟空解密曰：“你不知。自古‘天不满西北’。昆仑山在西北乾位上，故有顶天塞空之意，遂名天柱。”上

古传说，共工怒而触不周山，天柱折，地维绝。天倾西北，故日月星辰移焉。不周山传说就在昆仑山的西北，昆仑山在中土的西北。经过共工氏这么一撞，不周山折了，昆仑山歪了，西南方的地维断了，好像因此就，地球自转的轴偏了，日月星辰都错位了。而根据更古老的传说，大禹治水之前，共工氏撞不周山之前，中土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，中国人就在昆仑山周围生存呢。

可是，西游记中的地理结构，跟现实中不是相同的。孙悟空说的这个西北方向的昆仑山，也不是现实中的昆仑山，他说的是人身体内的昆仑山。身体上的西北乾位上的昆仑山，所在的位置，对应于看不见的通道的上下界出入口。现在玄奘，就是卡在这种窍要的问题上，悟不上去了。说他卡住，原因是什么？

你看，从诗中，他目前已经是一片春光明媚的境界

物华交泰，斗柄回寅。

草芽遍地绿，柳眼满堤青。

一岭桃花红锦浣，半溪烟水碧罗明。

几多风雨，无限心情。

日晒花心艳，燕衔苔蕊轻。

山色王维画浓淡，鸟声季子舌纵横。

芳菲铺绣无人赏，蝶舞蜂歌却有情。

以前修行境界的景致，是万物生发，现在的境界景致，则已经具备结构美，所谓之“意境”，景致留白处、有意象上的填补，没有陆地奔跑的生物，而是燕雀蜂蝶等轻盈飞舞的生物。

可是行走间，忽然就有高山阻拦，而这高山惊悚阴暗、邪气纷纭的样子

林中风飒飒，涧底水潺潺。

鸦雀飞不过，神仙也道难。

千崖万壑，亿曲百湾。

尘埃滚滚无人到，怪石森森不厌看。

有处有云如水滉，是方是树鸟声繁。

鹿衔芝去，猿摘桃还。

狐貉往来崖上跳，麀獐出入岭头顽。

忽闻虎啸惊人胆，斑豹苍狼把路拦。

更奇怪的是，等到越过这森森怪山，忽然又转折为祥光
蔼蔼、彩雾纷纷的美好景象、楼台殿阁。然后后面玄奘
就果断上钩了。因为他的本心、他的理智，已经被怪山
阻拦，留在了山的那边。

因为在修行的道路上时间漫长，因为急于修行成功，玄奘来不及冷静的想，修行的目的地，怎么可能毗邻邪怪地域呢！

玄奘忘记了修行大义，暂且不见怪于他。且说他眼见山门之后的表现。行者看罢，回复道：“师父，那去处是便是座寺院，却不知禅光瑞蔼之中，又有些凶气，何也。观此景象，也似雷音，却又路道差池。我们到那厢，决不可擅入，恐遭毒手。”

因为孙悟空对玄奘有前面的言语过节，这时候玄奘眼里的孙悟空，已经是半个可疑妖怪的形象。孙悟空的金石良言，经过疑心和嫉恨的过滤，传到他耳朵里，就只剩下阴谋诡计。玄奘自认为抓住了孙悟空谎言中的漏洞，傲然的堵孙悟空的嘴，唐僧道：“既有雷音之景，莫不就是灵山？你休误了我诚心，担搁了我来意！”

有雷音之景，难道就是灵山？玄奘的低俗逻辑，在这一刻表露无遗。他认为的这个漏洞，就无视了孙悟空提到的关键疑点：一、有凶气；二、道路差池，地理位置不对。玄奘之所以无视这两点，乃是因为他，对这两点完全没有发言权，是他没能力求证的。有雷音之景，难道就是灵山？多年的修行中已经遇到过那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了，今天的他还依然抱着这种低俗的推理逻辑，的确不可思议。

但是这玄奘一出言恐吓之下，孙悟空的脑筋当时就被当头淋了冰桶一样木了，慌忙摆手说：“不是！不是！！”他当然是害怕这恼怒下的玄奘默默的念起紧箍儿咒来。老猪和老沙，都忍不住了纷纷发表高见。八戒当然是他一贯的神逻辑：“纵然不是，也必有个好人居住。”沙僧这时候，却理性起来道：“不必多疑。此条路未免从

那门首过，是不是一见可知也。”

这时候，孙悟空已经不敢再提醒玄奘了。玄奘和老猪的这种脑筋，在凡俗世界中，是搞笑的，可是在修行上，则是可怕的。多少修行人，一次又一次的，栽倒在这个思维定势上。这个思维定势，如此僵化呆板，如此荒谬无理，却因为它是来自我们这个身体最低层面上的自生物，它就一次又一次的，反反复复的，迷惑着修行路途上的人们。不，不是它主动在迷惑人，而是人们，在求着它迷惑自己。这么虚弱的观念，却总是造成强大的阻碍和自欺，正所谓“道小魔头大”。这个观念，一变身不就是“存在即是合理”？再一变身，不就是“唯物主义”？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）